

仰望梅岭

■宋海峰

这里留下厚重的印记。1935年4月,项英、陈毅在大余县梅岭召开干部会议。会上,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来电精神和当面敌情,确定了依靠群众、坚持斗争、积蓄力量、创造条件、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方针,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战术和各种斗争策略。

向历史深处回望,“野营人对雪光横”,不能谓之不难;“天将午,饥肠响如鼓”,不能谓之不善;“此头须向国门悬”,不能谓之不险。

“三年游击战争,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。”陈毅元帅的回忆恍若昨日,“整年整月在山里睡,外面跑,春天雨水多,全身都是泥巴,两个多月没干过。吃的是野菜、杨梅、笋子和蛇……”这是在苦难中提炼的信仰,这是在奋斗与牺牲中砥砺的精神。

“靠人民,支援永不忘。他是重生亲父母,我是斗争好儿郎。革命强中强。”我来到大余县兰溪村——陈毅元帅的旧居。80岁高龄的老人刘士华告诉我,1936年,陈毅带领红军游击队在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,雨天就住到他家二楼。那时,他母亲周三娣常冒着生命危险,提着竹篮为游击队送饭浆,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了历久不愈的腿伤。

在《三女跳崖》展板前,我追寻着那段血与火染就的红色记忆。1935年秋天,湘赣游击区女共产党员李发姑、刘瑞英、郁怡花安全转移群众后,遭到敌人追击。3人誓死不当俘虏,毅然纵身跳下安福县千丈崖。李发姑身负重伤,刘瑞英、郁怡花壮烈牺牲。

赤诚为民的初心,换来的是人民的决心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,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,为红军游击队筹粮筹款、当向导、送情报、救护安置伤病员……

每一次对英雄的仰望,都是一次唤醒初心使命的自我点名。在大余县革命烈士陵园刘伯坚烈士纪念碑前,我想起了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揭示的一个“铁的必然性”——唯有“勇往奋进以赴之”“断头流血以从之”的无畏牺牲,才能让一个民族迈出风雨兼程的脚步,才是一个政党历经磨难走向辉煌的精神密码。

“革命重坚定”“永矢贯初衷”。1935年3月,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后,受尽严刑拷打,始终坚贞不屈。惨遭杀害前,他连续写下《带镣行》《移狱》等数篇感人肺腑的诗篇。一篇篇在生死关头写就的文字,是先烈留给世间的最后话语,是他们始终如一

的初心,是他们决不动摇的信仰。

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,涌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共产主义信仰的瞿秋白、何叔衡、贺昌、毛泽覃等信念弥坚的仁人志士。革命先烈用滚烫热血染红了党旗军旗,用牺牲奉献铸就了党魂军魂。

梅岭,是一种披坚执锐的身姿,是一种经山历海的存在,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逻辑——山河属于不屈不挠的屹立者。

坚持战斗在南方八省15个游击区的英雄们,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,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“清剿”,战胜了敌人要置红军游击队于死地的经济封锁,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和重要武装力量,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,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
“莫道浮云终蔽日,严冬过尽绽春蕾。”在纪念馆内一张已经泛黄的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文稿老照片前,纪念馆馆长赵如介绍,“七事变”爆发后,抗日烽火燃遍全国。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红军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,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,随即与国民党当局开展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艰难谈判与斗争。

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,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,分散各地的游击健儿,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,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。

夕阳西下,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彩。我伫立于纪念馆前,思绪穿过悠悠岁月,不禁感慨,以铮铮铁骨守初心,以血肉之躯担使命,这种革命精神,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扬帆起航那一刻起一直代代相传的“红色基因”。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376期

有当兵的镜头,就会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看。每当看到边防线上的官兵站岗巡逻、爬冰卧雪,看到高原戈壁上的战士嘴唇黑紫,皮肤皴裂,她总在想,自己的儿子能不能吃得下这份苦,如果去了会不会当“逃兵”……

后来,我主动申请到条件更艰苦的雷达阵地值班。这一去就是10个多月,我自己动手改造环境,给阵地上的老兵和新兵拉水、送饭,还抽出时间看书、写作。2013年,厚厚的发稿剪贴本帮助我获得了到院校工作的机会。但新单位工作节奏的突然加快,让我一时难以适应。“只有上不去的山,没有过不去的山”“上坡路难走,下坡路易行”……电话里,父母很少讲大道理,却让我很受益。我渐渐适应了环境,成为了业务骨干,承担了更多工作任务,也取得了一些让父母感到欣慰的进步。

院校调整改革后,围绕着“立德树人、为教育人”的目标,工作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。但不论工作多忙,我每周都会与父母通一次电话。有时候因为忙过了时间,打得稍微晚些,父母就会把电话打过来,虽没有埋怨,我却常有愧疚。20多年过去了,从最开始的座机到IC卡电话、手机,再到现在的语音、视频聊天,改变的是形式、是技术,不变的是乡音、是亲情,还有父母对我的期待、我对父母的牵挂。

1000多次通话,一个不断增长的数字,消除了距离的隔膜,跨越了空间的界限,牵动着情感的传递,记录着我成长的轨迹。给父母打一次电话,少则三五分钟,多不过一二十分钟,大都是不厌其烦地嘘寒问暖、千叮万嘱,还有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琐碎故事。但是,就像一点点星火汇聚起来可以照亮天空,一滴滴水珠连接起来可以汇成江河,零星却不曾间断的一次次通话依然可以写就家国情怀,人生百味。这也算是对22年来没有与父母朝夕相伴的些许慰藉吧。

电话那头的母亲听完我的“诉苦”,没有期待中的安慰,只是淡淡地讲述我当兵离开后家里的生活。因为我的原因,很少关注军事新闻的母亲,一看到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从事文学创作30多年,我曾多次到一些著名的革命老区采风。每到一地方,最令我心情难以平抑的是有的村庄几乎家家有烈士,有的家族,大多数人牺牲了,幸存者只是少数。这种情况在大革命失败之后、红军时期尤多。在那个腥风血雨的特殊时代,面对刽子手的屠刀,无数英雄从血泊里爬起来,继续战友未竟的事业,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,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到山东中部的潍坊市当兵,离我所在的军营不远处,有一个村庄叫茂子庄村,听说是潍坊地区挺有名的红色村庄,涌现出好几位革命烈士。附近还有一个名叫庄家村的村庄,出了个很有名的烈士庄龙甲。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练习写作,热衷于搜集素材,曾经几次走进离军营很近的茂子庄,想发掘点值得书写的故事,却由于那个年代不重视挖掘红色资源,想看的东看西看不到,想听的故事无人讲,所以每每无功而返。

几年后,我调到省城济南。虽然回来很少回老部队,但是茂子庄村、庄家村的英雄传奇,我一直未曾忘怀。后来陆续从一些史料上读到几个似曾相识的英雄名字,勾起我对那两个村庄的点滴回忆。不久前,一个偶然的机,我又来到潍坊,故地重游,最想听最想看的其实就是当年未曾实现的心愿。

现在我可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了。早在1926年,中共潍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茂子庄村召开,成立了潍县历史上的第一个党的委员会,从此以后,潍县大地上的红色事业掀开了新篇章,因此茂子庄后来被称为潍坊早期革命活动的红色摇篮。这个党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王金斌家的场院小屋里召开的,26岁的小学校长王金斌被选为县委候补委员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面对白色恐怖,党组织决定建立潍县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,王金斌倾其所有拿出200多块大洋交给组织,买了两支手枪。约一年后,王金斌被省委任命为高密县委书记。不久,他被捕,宁死不屈。敌人逼他

心香一瓣

品味那情感的芬芳

大漠雪山、深谷密林、白浪涛声,最美的景色总珍藏在守卫它的军人心里。这平日别人看不到的美,因为有了军人,就有了理解它的人。

理解是相互的。军人也需要一份理解。让我感受到这份理解沉甸甸重量的人,是陈永钦。我第一次和陈永钦接触是1997年初夏,那时我到驻汕头某部检查调研,有一项日程就是到军民共建单位——陈永钦所在的汕头市工人文化宫座谈。

我们到达工人文化宫时,几行排列整齐的队伍已经站在那里。文化宫主任陈永钦穿着一身洁净的西服,站在最前面。交谈中,他那一口潮汕普通话亲切极了,一下子就把我们彼此的间隔缩短了。陈永钦个子不高,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那种“爱拼才会赢”的基因。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,他却干出了不平凡的拥军成绩,成为全国的拥军模范。汕头是全国有名的双拥模范城,而在众多的拥军先进单位中,工人文化宫

名气最大。有记者说,工人文化宫的拥军故事,犹如天上的繁星,数也数不清。汕头东南,有一座南澎岛。1989年7月,汕头市工人文化宫同驻南澎岛的某海防连首次结对共建。当时在文化宫工作的陈永钦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次随队上岛慰问。

海岛虽小,却是海上重要交通节点。20世纪50年代初,解放军某部还在这里与国民党守军激战。少年时的陈永钦听过不少解放军保卫沿海的战斗故事,而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是军人。所以,耳濡目染之下,他从小觉得军人是自己的亲人。

南澎岛距大陆40海里,给养定期往岛上送给养,遇上台风季节,两三个月送不上给养也是常有的事。军人生而刚强,条件艰苦不怕,只是那美丽的大海,总也不回应战士的心事。

走上昔日硝烟弥漫的岛礁滩头,陈永钦发现,岛上无居民、无淡水、无市电,是啊,也许只有被犁得沟沟整整的岩石才能够忍受海水的不断冲刷。

岩石击碎浪花的巨响四面回荡,站在那里,陈永钦想象着一群年轻的官兵,在风浪里巡逻查滩,在烈日下出操训练,在暴雨中攀登岩壁,他的心被这里的海

英雄的村庄

■陶纯

写出共产党员名单,他便写“共产党好,能救国救民”……他牺牲时年仅28岁。

庄家村的庄龙甲,是王金斌的革命引路人。1921年秋,庄龙甲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党的一大代表的王尽美,所以王尽美又是庄龙甲的革命引路人。庄龙甲在学校和省会济南积极开展党的活动,显示了出色的组织和领导能力,被称为“王尽美的左右手”。省立一师建立党支部,庄龙甲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1925年初,他奉命回到家乡,组织创建了山东第一个县级党组织——中共潍县地方执委,并担任书记;他领导创建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——南屯农民协会;他参与创建了党在潍县的第一支革命武装——潍县赤卫队。因此他是潍县党组织的创始人。

长期的忘我工作使庄龙甲积劳成疾,染上严重的肺病,时常咯血,瘦成皮包骨。党组织安排他隐姓埋名到一家药铺养病。1928年10月的一天,庄龙甲不幸遭敌人逮捕。敌人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刑罚,面对酷刑他毫无惧色,视死如归,年仅25岁的他最终被铡刀斩首,头颅被悬挂于潍县南门外城墙上示众。他

永远的拥军情结

■多闻

浪留住了。自那以后,陈永钦经常带着文艺创作者下海上岛慰问官兵,并以驻岛官兵的生活为素材创作节目。谁曾想到,这条到南澎岛的航线,他往返了20余年。

那次座谈,陈永钦曾说过自己的拥军情结,他说:天底下360行中,只有军人是以鲜血和生命为社会提供服务的。没有军人的奉献,就没有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,也就没有特区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。拥军不仅仅是对军人付出的一种回馈,而且是对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、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关注。因此也就是我们文化官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听他讲完,我就明白,为什么有的战士亲切称呼他为“编外政委”,因为他像政委一样理解战士,乐于为战士排忧解难。虽然陈永钦前些年就从政府部门退休了,但听说,他还会带着文化宫的年轻演员上岛演出。

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”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去年10月,年过八旬的陈永钦,专程到广州和我促膝长谈。他说:我这一辈子,永远不会服老。往后余生,还要爱我所爱,行我所行,把拥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那时,我感觉他哪像80多岁的长者,坐在我眼前的陈永钦依然还是20多年前初见时的模样。

电话·亲情

■奕斌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记得家里刚装电话时,年少的我很新奇:不管多远的距离,拿起电话,按下号码,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。当兵离开家乡后,电话成了亲情的纽带,父母在那头,我在这头,不论走到哪里,拿起电话,熟悉的声音就会立刻在时空中交汇,诉说着彼此的牵挂。

离家22年,细细算来,已经打过1000多个电话。天南海北,我上学、分配、调动,走过了很多地方,但远方家乡的位置始终没有变。思念像一根电话线,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的心和对家乡的眷恋。

依稀记得离开家的那个清晨,大地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火车的一声长鸣,像导火索一样,引爆了几个新兵的泪点。当家乡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时,我透过车窗努力寻找前方的路。窗外除了雪,什么都是模糊的。旁边一个同样不爱言语的新兵,递给我一把核桃:“吃吧,留住家乡的味道。”

离开家打的第一个电话,是到新兵连后的第一个星期日。想打电话的新兵乌压压挤满了小卖部,轮到我时,什么都想说,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,还没到正题,规定的时间就到了。放下电话,我怅然若失。回到宿舍,在床板上铺开信纸,将想说的话都留在了笔端。写着写着,不经意间,一滴泪落下,打在

的遗体后来由同志们设法找回,悄悄埋起来,做上记号,但是头颅却没了下落。新中国成立后,民政部门寻找到烈士遗骸,并移入革命烈士陵园。所谓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,正是对庄龙甲的真实写照。

比庄龙甲小3岁的庄立安,是庄龙甲的堂叔。庄立安日渐受庄龙甲的影响,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庄龙甲牺牲后,庄立安成为新产生的潍县第二届中共执委之一,在艰苦卓绝的年代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。

抗战爆发后,庄立安积极投身抗日战争,多次参加战斗。尤其令人感慨的是,他把三个儿子庄升明、庄耀天、庄龙震带到队伍里,同自己一起征战沙场。1944年8月,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,大儿子庄升明为掩护群众脱险,挺身而出,与日伪军战斗到最后一刻,壮烈殉国,年仅22岁。二儿子庄耀天抗战期间是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,多次被评为战斗模范。1946年6月,国民党军窜至解放区抢粮,破坏生产,担任指导员的庄耀天率部与敌激战,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,年仅20岁。三儿子庄龙震随父亲参军时只有12岁。他在战斗中成长,解放战争初期随部队挺进东北,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他随部队入朝作战,负伤后由于环境艰苦,未得到及时救治,因伤情恶化而牺牲,时年22岁。庄家一门三烈士的事迹感动天地。庄立安老人生前多次表示,他的三个儿子是为党的事业牺牲的,他们是无上光荣的。

茂子庄村、庄家村,原本两个普普通通的村庄,因为有王金斌、庄龙甲、庄立安等英雄,便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。年轻的生命在血与火中飞逝,滋养了草木,染红了山河,催生了希望。时代更迭,岁月不息,他们是村魂,是明灯,照耀着后来人的心。

现如今,这两个英雄的村庄早已经旧貌换新颜,整齐的道路,宽阔的马路,绿树白墙,车流不息,百姓安居乐业,满目太平景象。英烈们当年舍生忘死,说到底,就是为了让父老乡亲不受人欺,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。

在中华大地上,无数的英魂凝聚成国魂、民族魂,宛若日月星辰,高悬于头顶,提醒后来人,无论走多远,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。

虎虎生威(中国画)



虎虎生威(中国画)

赵军安作